

诗词选登

咏脐橙

问是谁家喜事隆，
满山遍野挂灯笼。
扶贫栽下摇钱树，
日映脐橙只只红。

(作者:罗利生 80岁 天元区白鹤园小区)

脐橙园行

小雪骄阳似仲秋，
石冲山头人影稠。
金黄橙果垂枝头，
一瓣清香心中流。

(作者:侯苏勤 62岁 茶陵县云阳中学家属楼)

书法选登



乐静康寿。
(作者:侯子义 78岁 株洲晚报老年大学书法班学员 现住荷塘区流芳园社区)

推荐人:株洲晚报老年大学书法老师马立明

点评:乐观长寿,静气同山。乐,是健康的前提;静,又是健康的秘诀。

土家人的背篓

老家张家界“山高树木多,出门就爬坡”。道路崎岖狭窄坡陡,挑担子不方便。因此,背篓成了土家人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工具。土家人生活在山里,一生离不开背篓,各式的背篓,展现土家族独特的文化和精湛的手艺。

在土家人的习俗里,土家姑娘出嫁要有洗衣背篓作陪嫁,女儿生孩子娘家要送一个儿背篓作为做“祝米酒”的礼品。走亲戚要背花背篓,砍柴、扯猪草要用柴背篓。世世代代的土家人与背篓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。土家人喜欢种竹子,房前屋后,山林中竹林随处可见。他们用竹子编织箩筐、撮箕、筛子、凉席、竹床和鱼篓等。竹与土家人生活密不可分,他们把竹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。

竹的种类有楠竹、水竹和紫竹。因质地和颜色异用途也不尽相同。楠竹高大粗壮肉心厚,劈成篾条编织的柴背篓风格粗犷,坚韧结实,安装上用韭菜叶状的青篾条纵横交错织成蜈蚣似的竹麻花背篓系,背上一百多斤东西也安然无恙。水竹柔软皮薄,是编织洗衣背篓的上好材料。洗衣背篓又叫花背篓,编织的篾片薄而细,大多用韧性好的轻篾,底部、腰身和顶部密密匝匝嵌入圈紫竹篾丝,背篓腰部有豌豆般大小的花格点缀其中,给人一种小巧玲珑,赏心悦目的感受。

花背篓是年轻女性赶集、走亲访友或回娘家用的,它相当于都市女性的手提包,要在众人面前展示它的美,所以做工精细,要体现出流畅的线条和婀娜多姿的外形。土家娃儿从小都要坐儿背篓。儿背篓有好几种,能走路的娃儿用站背篓,不能走路的娃儿用坐背篓。冬天用的坐背篓底部呈方形,中间有坐凳,上面是圆形开口大些,小儿活动方便,手可搭在妈妈背上。

这种背篓适合天冷了使用。最精致的小儿背篓莫过于用紫竹制作的,长正方形四面都有花格图案,后面有靠背,紫竹颜色鲜艳有光泽,但繁衍慢而稀少,所以珍贵。土家妇女吃苦耐劳,她们上山砍柴,下地干活都是能手,她们背着小儿赶场,走亲戚,喂猪做饭任劳任怨,因为她们背着期望和五彩缤纷的未来,乐在其中。

赶集的日子,是土家人幸福快乐的时光。一大清早,他们从山寨和村落走出来,然后汇聚在一起,成群结队,一路欢声笑语,兴致勃勃去逛山里的“大世界”。赶集的人络绎不绝,人声鼎沸。服装百货琳琅满目。猪牛羊马市交易活跃,穿着时尚的姑娘小伙成双成对,背着各式背篓的大哥大嫂大妈穿梭在人流之中,背篓里是满满的货物,沉甸甸的,脸上是灿烂的笑容。一道新农村靓丽的风景展现在眼前,活脱脱一幅现代版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祖国强盛,老百姓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,令人心潮澎湃,欣喜连连。

背篓,是土家人智慧的结晶,浓缩着土家历史和文化,更是战天斗地奋斗拼搏的见证。土家人办年货,置嫁妆不用车载,不用人扛,全部用土家族最具特色的背篓来装。土家人世世代代用背篓背负物品跋山涉水。土家人一生一世与背篓形影不离,相随相伴。背篓对于土家人而言如“沙漠之骆驼,江河之舟楫”。

“小背篓,晃悠悠,笑声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,头一回赶场逛了山里的大世界,头一回下到河滩里我看了赛龙舟……”。一首《小背篓》唱出了浓浓的背篓情结。

哦!背篓!土家族人背脊上古老的符号,它盛着土家孩子勤劳的童年,土家人的丰收与喜悦,承载着土家人的希望与梦想!

(作者:王东明 78岁 石峰区香樟园小区)

征集

株洲晚报《乐活周刊》开设“文苑”专版,为爱好文艺的老年人提供一块“自耕地”,专登株洲籍或居住在株洲地区60岁或60岁以上老人的作品。

赐稿可手机扫描二维码,可添加QQ读者群或微信读者群,在读者群直接投稿。



晚报乐活 周刊QQ读者群



晚报乐活 周刊微信群

特别提醒:本刊登载的文章、美术作品均有稿酬(纸质版、电子版、微信版稿酬合一),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,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。作者如无特殊声明,即视为同意授予本刊及本刊微信版、本刊合作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权,本刊支付的稿酬包括此项授权的收入。

幸福爹爹开幸福书店说幸福事儿



一辆三轮车上装着一把藤椅,一个热水瓶,一个脸盆和一条擦汗巾,一个茶壶,以及1600斤的书籍,只要不下雨,萧幸福就推着他的“幸福书店”三轮车从五一新村来到湘江边的旧书摊卖旧书,“没有别的爱好,就爱书!”

萧幸福今年74岁,从2002年起在株洲卖旧书。他是娄底人,20多年前因为在株洲的铁路上做包工头亏了,就和妻子留在了这里,“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,我哪也不去。”没想到一待就是一辈子。

“其实,我从小家里穷,没读多少书,大字也不认识几个。”萧幸福笑着说,“我这个文盲硬是靠卖20年的旧书脱盲了。这些书本给我很多启发,我也时常教导孩子们爱书、惜书。”

年轻时的萧幸福每年会到全国各地去淘旧书,哈尔滨、沈阳、四川、云南……哪里有书就去哪里寻,也认识不少当地的书友。有时候为了淘到一本珍贵的旧书,他感觉自己就像侦探一样,寻找各种线索,花费几天的时间找,“一本好书就像一杯好酒,醇馥幽郁,值得寻。”

萧幸福的旧书大部分是古中医书、古历史书,“别看我这车书很破旧,但价值都不菲,随便一本上年头的书都要买上千元。”说着,他从大衣胸前内口袋里掏出一本手掌大小、用透明塑料袋包裹好的、纸张柔软泛黄的、清朝的《小拾南鍼》,“别人出4500元,我也舍不得卖!”这样的书他还有一箱,“看着这些古老的,能让我浮躁的心平静下来,就像一道屏障,隔绝一切纷扰。”

没有在湘江边摆旧书摊之前,萧幸福白天去城区周边卖,晚上就在株洲火车站边的夜市上卖,“以前的书好卖,靠这个还送三个孩子读了大学。如今旧书不好卖了,但由于我的口碑好,也积累了那么多年的客户,生意还过得去。”

如今不靠卖旧书为生的萧幸福,他觉得卖的就是一种幸福,“能够让书去最珍惜它的人那里,就是最幸福的事。”

(刘白/文 谢慧/图)

老人与子女 “一碗汤的距离”模式受青睐 A02

83岁刘福祥见证株洲铁路发展 退休后志愿服务21年 A03

明天开始 享受“冬日美好” A04